中山醫學大學第九屆迴旋梯文學獎　投稿作品表　　編號：

參賽類別	□小說組　☑散文組　□新詩組
作品名稱	不易

《易經》說，生生之謂易。天地之間，萬物從沒有過真正的靜止，四季遞嬗，星斗移轉，生命在破壞與重生中不斷地流轉。

父親查出肺腺癌那年，我對這這種病尚一無所知。我只感覺家裡的季節錯亂了，冬天來得早、且是那麼的漫長。沒有人對我宣判那是第幾期，我只知道我們的生活軌跡開始偏離，頻繁駛向一間座落在偏鄉的小廟。母親開車，車頭燈在漆黑的田埂小路上劈開窄小的光景，我握著路上早餐店買的熱豆漿，四處張望著。兩旁水田裡的蛙鳴、蟬聲此起彼落，從無止境的黑暗裡冒出來。那條路就像坎卦，前路茫茫，不知通往何方，車輪卻只是載著我們一直往下陷。坎卦代表陷、代表險，對應北斗第一星天樞，術數名曰貪狼；古人說身處坎陷之中，唯有誠信才能走過去。而那間廟似乎承載了父親所有近乎絕望的叩問。

坤厚載物，大地不問好壞，只是無言地承托。坤卦對應北斗第二星天璿，術數名曰巨門，主是非，也主病符。那間廟在我看來便是如此。它極為普通，廟埕狹小，沒有尋常的籤筒，只有一位會讓神明附身的廟公。廟公看上去只是個普通的莊稼漢，但只要一坐下、閉眼、打個哈欠、打個飽嗝，再睜開時，嗓音與腔調便換了個人。父親坐在他對面，脊背挺得筆直，異常安靜，母親亦在一旁，寧靜的氛圍更顯憂慮。

假日夜晚，我們幾乎都在那裡度過。父親睡客房，我則抱著枕頭睡在廟埕的躺椅上。夜裡極靜，只有蚊香燒出的白煙在黑暗中扭曲、盤旋。廟埕空曠，抬頭便是一整片毫無遮擋的夜空，七顆星整齊地排列成一把勺子。課本上稱那叫北斗七星，我懵懂不知其意，只覺得它們像某種座標，一直都在那裡。

我曾指著星空給爸爸看。他從陰暗的廂房走出來，高大的身影罩住我，蹲在我身旁，順著我的指尖往上看。他的肩膀很寬，替我擋掉了廟裡刺眼的燈光。他低聲說了句什麼，大概是「對，那是北斗七星」。我只記得夜風微涼，他的影子像一座會移動的屋頂，把我護在底下。那是我記憶中，父親離天空最近、也離我最近的時刻。

父親生病前，我們家從不打雷，只有滿堂的笑聲。他微胖，我最愛趁其不備去戳他的小腹，軟軟的，像剛揉好、帶著溫度的麵團。他會誇張地「嘖」一聲，假裝要作勢打我，粗糙的大手舉在半空又緩緩放下，隨即朗聲大笑，笑聲震得整間客廳都跟著晃動。我也跟

著笑，最後整個人賴進他懷裡。那是童年唯一記得的幸福。

震卦是雷，會從漫長的冬眠中驚醒萬物，對應北斗第三星天璣，術數名曰祿存。雷聲震驚百里，卻沒說驚醒之後，滿地狼藉該怎麼收拾。

後來他病了。那些笑聲像被抽乾的水，小腹一天天凹陷下去，最後徹底陷落成一張薄薄的床。「枯瘦嶙峋」是成語課本上學到的，肋骨一根根清晰地浮在蠟黃的皮肉下。我再也沒有去戳過他。我不敢，那具身體已經變得太脆、太陌生，彷彿稍微用力，就會碎掉。雷聲依舊在命運的雲層裡悶響，但我們的春天再也沒有來過。

巽卦是風，對應北斗第四星天權，術數名曰文曲。本義是入，是無孔不入的低語。那晚，風把廟裡濃烈的香火味攪和著晦澀的咒語一起吹進廊下，我瞇起眼睛仰望，北斗七星依舊冷冷地懸在天際。風也把一些微小的奇蹟吹進了父親耳裡。我不曉得神明當下究竟降下了什麼神諭，只記得小孩子坐在椅上百無聊賴地晃著腿，看著裊裊香煙溶入夜色。但在回家的路上，父親原本垂在膝上的手動了動，輕輕覆在母親的肩膀上。那個動作極輕、極小，卻像一塊石子投進深井。後來我才知道，那晚神明說了：「會好」。風把這句話真切地帶回人間。

然後，父親真的像得到號令般，開始好轉。他重新翻開散落桌面的工作資料，沙啞著嗓子打電話給診所助理，追問明天的約診與病歷。他的聲音變了，不再是從前那種近乎卑微的求生姿態，而是回到了醫師的位置，帶著一種篤定、熟悉的節奏。那一刻，他不再只是一個病人，他是那個笑起來會充斥客廳的父親。我隔著半開的房門偷偷看他，天真的以為神明賜予的諾言真的靈驗了。我仰起頭，北斗七星還掛在窗櫺外，我以為它也在見證這場奇蹟。

那時我尚且不懂，北斗第五星玉衡，術數曰廉貞，早已悄悄轉向中宮。它不落八卦方位，直入九宮正中央，在術數裡那是五黃大煞，主災禍、變革、崩壞。《易經》沒有給中宮對應一卦，因為「中」是太極，是萬物一切起始的終點，也是終點的起始。

我無從得知父親是否曾為自己悄悄蔔過一卦。但在那段迴光返照的日子裡，他什麼都試過，西醫、中醫、偏方、密醫。他像是一個在汪洋中載浮載沉的人，見到任何漂浮的稻草都死死抓在手中。神明曾說會好，他便真的好了那麼一陣子。我以為那句「會好」是命運的起點，卻未曾想過，太極的中心，同時也是倒數的歸宿。

不知從哪一天起，那輛車又在深夜駛向那條黑色的田埂路。也許是在某個半夜，他被劇烈的咳嗽驚醒，卻發現自己再也無法撐起身體的時候。大人們從不將殘酷的真相攤在孩子眼前，我只懵懂地察覺，我們重回了那條沒有盡頭的黑路，母親開車，我在後座。即便如此，父親始終沒有提早卸下盔甲，他骨子裡依然是那個不肯輕易低頭的人。

乾卦對應北斗第六星開陽，術數曰武曲，主權力與剛健。乾為天，是君子自強不息。父親即使在病榻上，依然將診所的未來、家裡的開銷、甚至我日後升學的學校細細規劃。他從未當著我的面說過「如果我不在了」，他只用行動讓我確信他只是生了一場會痊癒的病。那不是他盲目的樂觀，是他用血肉之軀為我撐起的防護罩，他把所有的恐懼、絕望與祕密的道別，藏在「天行健」那剛硬的外殼底下。他在命運的高處抗爭、燃燒自己，而我站在地面，仰頭看著他孤獨的飛行。但乾卦也講「亢龍有悔」，我永遠不會知道，他在無人的夜裡是否曾對命運感到一絲無助。我只記得，他生命的最後幾天，床頭依然散落著無數病歷。彷彿只要還能談論工作，他就不是一個正在倒計時的死者。他用乾卦的方式，活到了生命的盡頭。而我當時並不知道，天上的破軍星，早已亮得刺眼。

兌卦對應西方、秋季、北斗第七星瑤光，術數曰破軍，主破耗、變動。兌的本義是悅，是開口，是秋收的喜悅，但破軍星落入此處，喜悅與毀滅往往只有一線之隔。最後一次離開那間廟，父親是躺在擔架上被抬出來的。我站在廟埕上，初秋的風刮在臉上有些涼。我沒有哭，甚至沒有流下一滴眼淚。我只是呆呆地看著擔架被推上救護車，車門合上，紅藍交錯的車燈刺痛了黑夜，車子絕塵而去。我轉過頭，看見廟牆上那本泛黃的日曆還停留在好幾天前，沒有人去撕。香爐裡的香依舊燒著，神明被長年香火薰黑的金面笑臉在昏暗中看不出絲毫表情。那一晚，北斗七星依然高懸在天上。破軍星在那裡，和以前一模一樣地亮著。它從來沒有離開，但似乎我就這麼被拋下了。或許，真正的亨通並非苟延殘喘地活下來，而是當一切破碎後，還有人肯留在原地替它記住。我記住了，但我卻被永遠定格在那一天，再也走不動了。

艮卦對應東北方、北斗第八星左輔，那是一顆肉眼看不見的隱星，主財帛、吉運。艮卦的本義是山，是止，是動彈不得的暫停。古人說「艮其背，不獲其身」，當一個人被迫停下，便再也感覺不到自己的軀體，天地間只剩下一座巨大、冰冷沉寂的山。

父親離開的那天，我的眼眶是乾的。當年那個天真無邪的孩子，只是以為家裡少了一個為生計奔波的大人。周遭的大人們肝腸寸斷，母親哭得幾乎癱軟，而我像個局外人般站在殯儀館的某個角落，腦海裡荒謬地運轉著明天學校要交的作業，以及冰箱裡還留著半瓶冰涼的豆漿。後來我讀到古書上寫：「南斗註生，北斗註死。」父親只是笨拙地求神、喝

著苦澀的草藥，然後在一個我完全來不及長大的清晨，安靜地缺席了我的餘生。那時的我太小，小到以為親人的離去只像生活裡少了一塊微不足道的拼圖。直到很久以後我才明白，有些東西的消失，意味著你被永遠驅逐到一個沒有他的世界裡。我抬頭看星空，那些星星突然變得好遠、好冷。我被困在「生活只少了一快樂」的錯覺裡，像一座被歲月風化的山，孤零零地立在原地。那便是我的艮卦。

自此之後，我再也沒有踏進過那間廟。沒有人帶我去，而我也失去了前往的理由。神明依然坐在那裡受人膜拜，但我進去能說什麼呢？向祂道謝嗎？謝祂當年的諾言最終落空？還是去質問祂為什麼沒能留住父親？我沒有答案，也不敢去要答案。

漫長的歲月過去，我才慢慢從那團密不透風的黑暗裡，熬出一點微末的光。離卦對應南方、夏季，北斗第九星右弼，同樣是肉眼看不見的隱星，主喜慶與光明。離卦本義是火，是依附。依附著心中的光明，生命便能繼續通達。

後來，我終於懂什麼叫「執念」。我的執念大抵就是那把北斗七星。不是因為它有多美，而是因為那是父親教會我認的第一個星宿。此後經年，每當我失意徬徨、在深夜抬頭望向夜空時，目光搜尋的第一個永遠是北斗七星。只要我還認得出它，那個曾經蹲在我身旁、用寬闊肩膀為我擋風的一雙大手，就還不算真正從這個世界上徹底煙消雲散。

前幾天深夜，母親開車無意間又經過那條老路。我們沒有彎進那條小路，只默契地放慢了車速，遠遠看了一眼。廟埕一片漆黑，但神案上的長明燈依舊亮著。車子往前，經過那間半夜依然營業的老早餐店，我隨口叫停，下去買了一杯溫熱的豆漿。拿在手裡，甜甜的，熱氣氤氳，和當年冰箱裡那瓶變涼的豆漿全然不同，卻和記憶深處的味道一模一樣。我站在路邊靜靜喝完，上車，繼續往前。

但在回家途中某個尋常的紅綠燈前，我隨意向窗外一瞥。夜空深邃，亮星依舊。北斗七星仍然懸在天際，和許多年前的那個夜晚一模一樣，七顆星組成一把勺子，包覆著兩顆肉眼看不見的隱星。我雖然看不見它們，但我知道它們就在那裡。八卦的輪盤在看不見的維度裡靜靜轉動，斗柄東指西指，四季流轉，希望在幻滅中落下，又在記憶裡重新升起。

星星還在那裡。我仰頭看了很久。直到綠燈亮起，車子緩緩啟動。 我沒有再向誰伸出手去指給誰看。